

## 唐代《華嚴》注疏的「深心」詮釋演變

國際華嚴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釋堅融

### 摘 要

據唐代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的闡述，菩薩從初發心始，必須具足直心、深心、大悲心等三種菩提心，才能進入聖位。從「直心、深心、大悲心」的組合來看，澄觀顯然將「直心」與「深心」視為前後關連的兩種概念。然而，在唐譯八十卷本《華嚴經》中，「深心」極少與「直心」在同一文脈搭配出現。對比晉譯六十卷本和唐譯本的《華嚴經》，譯師們對於譯詞「深心」或「直心」的選用明顯各有偏好，偶有混用的情況。儘管「深心」與「直心」在兩大部《華嚴經》中經常作為對等漢譯語詞，背後很可能來自同一印度源語，但單就中文而言，「深」與「直」表述不同的語意，彼此並不能代換。譯者對於譯語的選擇反映其解讀立場，而譯語又進一步影響了注釋者的理解。古代華嚴學者面對不同的漢語譯詞，各自如何詮釋？本文以唐譯《華嚴經》的「深心」為立足點，簡要歸納、呈現兩大部《華嚴經》的異譯現象。其次，依據唐代四位華嚴古德的《華嚴經》注疏——即：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法藏《〈華嚴經〉探玄記》、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以及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系統化考察「深心」詮釋的演變歷程。

**關鍵詞：**深心、直心、華嚴、注疏、澄觀

## 一、前言

華嚴思想的「心」議題在近代華嚴研究中頗具份量，探究焦點多數集中在唯心、一心或菩提心等論題上。<sup>1</sup>前二者可歸入哲學思想的討論範疇，而後者則是大乘佛教極為重視的修行主題。關於菩提心，據唐代澄觀（738-839年）《〈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的闡述，菩薩從初發心始，須歷經十住、十行、十迴向三個階次，其間所發的三種心與「四十句明住分」<sup>2</sup>的三種菩提心相同，即：「深種善根是深心，次為求菩提是直心，三即大悲心。具此三心，成後入地之相。」<sup>3</sup>換言之，具足深心、直心和大悲心是菩薩進入初地的關鍵條件。澄觀在其他處補充：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等三賢位菩薩同時具備三心——「有一，必兼餘二」——，差別僅在於三者「互有增微」。<sup>4</sup>《〈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是以唐代實叉難陀（652-710年）譯《華嚴經》（以下簡稱《八十華嚴》）為底本作注，但「直心」與「深心」在該譯本中極少相續出現於同一文脈，反而東晉佛陀跋陀羅（359-429年）所譯六十卷本《華嚴經》（以下簡稱《六十華嚴》）常見此二心的搭配。交叉對比兩大部《華嚴經》的譯文，可發現譯師們對於「直心」與「深心」的譯詞選用各有偏好：在經文對等處，《六十華嚴》選用「直心」一詞，《八十華嚴》並未完全沿用，經常改作「深心」或其他譯語。其中也不乏二譯師選用相同譯詞的情況。

譯師對於譯語的選用反映其解讀立場，而譯語又進一步影響了注解者的詮釋。<sup>5</sup>澄觀面對《六十華嚴》和《八十華嚴》的相異用語時，提出一項解釋：「深」和「直」

\* 本文初稿承蒙高明道老師與陳一標老師給予寶貴的修改建議，謹此致謝。

<sup>1</sup> 以近五年臺灣博碩士論文為例，華嚴思想「心」的相關研究仍圍繞著「唯心」（譬如：陳紹聖，《法藏對〈華嚴經〉唯心偈頌之詮釋及其圓教心識思想的特色》，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年）、「一心」（例如：釋正持，《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慈悲心」（釋真地，《〈華嚴經·淨行品〉慈悲心培養之實踐》，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論文，2017年）乃至「菩提心」（譬如：賴玉梅，《〈華嚴經〉發願思想之研究》，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論文，2014年）等等議題。

<sup>2</sup> 「四十句明住分」即澄觀以「依何身」、「為何義」、「以何因」、「有何相」四事來闡明「菩薩住歡喜地」的「住」。參澄觀撰，華嚴編藏會主編，《新修華嚴經疏鈔》（臺北：華嚴蓮社，2004年）冊11，卷44，頁14。

<sup>3</sup> 同上引書，頁15。引文並未完全依循該書原有的標點符號，下同此。

<sup>4</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十住品》注釋：「十住『直心』增故，故名爲解，解爲『行』、『願』本，故首而明之。十行『深心』增，故名爲『行』，依於前解以起『行』故。十向『大悲』增，故名爲『願』，迴前解、行、『願』諸眾生離『苦』得樂故。」見《新修華嚴經疏鈔》冊6，卷26，頁442。

<sup>5</sup> 高明道在〈談談翻譯與詮釋——以《華嚴》數偈為例〉（收錄於《法光》雜誌第236期，2009年，第2版）一文的起首指出：「兩種語言之間的翻譯牽涉到抉擇，而此抉擇背後自有一番詮釋。同樣，閱讀翻譯作品時，讀者的理解也離不開詮釋，而這種詮釋又等於一番的抉擇。」

是「義一名異」<sup>6</sup>。但若就前述的「三心」組合而言，澄觀卻又是將「深心」與「直心」視為個別的兩種概念。事實上，澄觀的「深心」注釋不僅受到契經譯語所影響，也涉及智儼（602-668年）、法藏（643-712年）和慧苑（673-743?年）等三位唐代華嚴學者的解讀觀點。本文擬以《八十華嚴》的「深心」為立足點，對比兩大本《華嚴經》的譯詞，簡要呈現二譯本的翻譯特色；其次梳理四位華嚴尊宿對《華嚴經》「深心」的注解，辨析其詮釋演變。

## 二、兩大部《華嚴經》譯詞對比

「深心」在《華嚴經》是見頻頗高的一個譯詞。為了便於分析，本文從法數「十種深心」入手。《八十華嚴》有三處提及「十種深心」的修行德目，分別出現在〈十地品〉和〈離世間品〉。首先，在〈十地品〉第二地的經文段落起首，金剛藏菩薩對解脫月菩薩言：

- (1) 佛子！菩薩摩訶薩已修初地，欲入第二地，當起十種深心。何等為十？  
所謂：正直心、柔軟心、堪能心、調伏心、寂靜心、純善心、不雜心、無顧戀心、廣心、大心。菩薩以此十心，得入第二離垢地。<sup>7</sup>

第二處「十種深心」出現在〈十地品〉的第三地經文。說話者同為金剛藏菩薩，言：

- (2) 佛子！菩薩摩訶薩已淨第二地，欲入第三地，當起十種深心。何等為十？  
所謂：清淨心、安住心、厭捨心、離貪心、不退心、堅固心、明盛心、勇猛心、廣心、大心。菩薩以是十心，得入第三地。<sup>8</sup>

除了地目和動詞「修」、「淨」的差別，文句「菩薩摩訶薩已淨第二地，欲入第三地，當起十種深心」不僅句型和上引〈十地品〉第二地相同，法數名目「十種深心」也完全一致。

第三項「十種深心」見於〈離世間品〉。普賢菩薩回應普慧菩薩的第一百一十一問「何等為深心」<sup>9</sup>，答言：

<sup>6</sup> 見《新修華嚴經疏鈔》冊11，卷45，頁300。

<sup>7</sup> CBETA, T10, no. 279, p. 185a16-20.

<sup>8</sup> CBETA, T10, no. 279, p. 187b13-17.

<sup>9</sup> 見CBETA, T10, no. 279, p. 280a2。普慧菩薩共發問二百零一個問題，問題編號係參考釋自莊所整理的對照表，詳氏著，《〈八十華嚴·離世間品〉菩提心觀》（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第三屆畢

- (3)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深心。何等為十？所謂：不染一切世間法深心、不雜一切二乘道深心、了達一切佛菩提深心、隨順一切智智道深心、不為一切眾魔、外道所動深心、淨修一切如來圓滿智深心、受持一切所聞法深心、不著一切受生處深心、具足一切微細智深心、修一切諸佛法深心。是為十。若諸菩薩安住其中，則得一切智無上清淨深心。<sup>10</sup>

《八十華嚴》在這三處都作「深心」，《六十華嚴》則不然。上引經文(1)的「十種深心」，《六十華嚴·十地品》的對等法數為「十種直心」<sup>11</sup>；引例(2)的「十種深心」，《六十華嚴》同樣作「十種深心」。<sup>12</sup>至於引例(3)的對等譯詞，《六十華嚴·離世間品》第一百一十一問仍同前《六十華嚴·十地品·第二地》，譯為「十種直心」<sup>13</sup>。而且在陳說「十種直心」之後，《六十華嚴·離世間品》第一百一十二問另有一個遞進列說的法數名目，即緊接其後的「十種深心」<sup>14</sup>。對照回《八十華嚴》，其譯文並非如前引例(2)重作「十種深心」，而是譯為「十種增上深心」。這些法數名目在兩大本《華嚴經》的譯詞異同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譯詞對比（一）

	《六十華嚴》	《八十華嚴》
〈十地品·第二地〉	十種直心	十種深心
〈十地品·第三地〉	十種深心	十種深心
〈離世間品〉第一百一十一問	十種直心	十種深心
〈離世間品〉第一百一十二問	十種深心	十種增上深心

兩大部《華嚴經》呈現某種翻譯規律：一、「直心」和「深心」在《六十華嚴》中配套出現，而且先後安排有序；二、在〈十地品〉，《八十華嚴》譯者改《六十華嚴》的「直心」為「深心」，而〈離世間品〉的「深心」則對譯作「增上深心」。《八十華嚴》的翻譯變動亦見於其他帶有相同語素的譯詞。礙於篇幅，在此不一一羅列，簡示如下表二。

業論文，1994年），頁59-64。

<sup>10</sup> CBETA, T10, no. 279, p. 298b29-c8.

<sup>11</sup> CBETA, T09, no. 278, p. 548c18.

<sup>12</sup> CBETA, T09, no. 278, p. 551a28.

<sup>13</sup> CBETA, T09, no. 278, p. 653a6.

<sup>14</sup> CBETA, T09, no. 278, p. 653a15-16.

表二：譯詞對比（二）

	《六十華嚴》	《八十華嚴》
〈十迴向品〉	菩薩成就直心力 <sup>15</sup>	菩薩成就深心力 <sup>16</sup>
〈十地品〉	直心清淨故 <sup>17</sup>	善淨深心故 <sup>18</sup>
	……直心、深心淳至，量同佛力。 <sup>19</sup>	……最上深心所持，如來力無量。 <sup>20</sup>
	是菩薩修習如是精進，直心清淨，不失深心……。 <sup>21</sup>	是菩薩心界清淨，深心不失……。 <sup>22</sup>
〈離世間品〉	直心力，於一切世界無染著故；深心力，不壞一切諸佛法故。 <sup>23</sup>	深心力，不雜一切世情故；增上深心力，不捨一切佛法故。 <sup>24</sup>
〈入法界品〉	……以正直心，得不退轉……。 <sup>25</sup>	……深心堅固，恒不退轉……。 <sup>26</sup>

由上表可知，即使不譯作「深心」，《八十華嚴》也經常改換《六十華嚴》中的「（正）直心」，另作他語。《八十華嚴》的翻譯改易顯然並非偶然的單一事例，用語抉擇的背後可能源自不同的解讀考量。單就中文來看，「直」與「深」表述不同的語意——前者主要為「不邪曲」、「坦白」<sup>27</sup>等不虛假之意，後者則有「高奧、精微」、「濃厚」<sup>28</sup>等義項——，彼此不能代換。中國祖師的注疏是以漢譯契經為底本，加以闡釋，譯文應當會影響注釋者的訓解。唐代有四部頗具分量的《華嚴經》注疏。以《六十華嚴》為依據的注釋書有二：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以下簡稱作《搜玄記》）和法藏《〈華嚴經〉探玄記》（以下簡稱作《探玄記》）。《八十華嚴》的注疏則有慧苑的《續〈華嚴經略疏〉刊

<sup>15</sup> CBETA, T09, no. 278, p. 499a9.

<sup>16</sup> CBETA, T10, no. 279, p. 134c29.

<sup>17</sup> CBETA, T09, no. 278, p. 542c14-15.

<sup>18</sup> CBETA, T10, no. 279, p. 179b10.

<sup>19</sup> CBETA, T09, no. 278, p. 544c15.

<sup>20</sup> CBETA, T10, no. 279, p. 181a18-19.

<sup>21</sup> CBETA, T09, no. 278, p. 554b4-5.

<sup>22</sup> CBETA, T10, no. 279, p. 190b10-11.

<sup>23</sup> CBETA, T09, no. 278, p. 649c5-6.

<sup>24</sup> CBETA, T10, no. 279, p. 295c1-2.

<sup>25</sup> CBETA, T09, no. 278, p. 772b5.

<sup>26</sup> CBETA, T10, no. 279, p. 428c20-21.

<sup>27</sup> 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web.cgi?ccd=l\\_oU5n&o=e0&sec=sec1&op=v&view=0-1\(2019/2/7\)](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web.cgi?ccd=l_oU5n&o=e0&sec=sec1&op=v&view=0-1(2019/2/7))。

<sup>28</sup> 同上注，[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web.cgi?ccd=Z\\_Ub5o&o=e0&sec=sec1&op=v&view=1-1\(2019/2/7\)](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web.cgi?ccd=Z_Ub5o&o=e0&sec=sec1&op=v&view=1-1(2019/2/7))。

定記》(以下簡稱作《刊定記》)以及澄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以下簡稱作《華嚴經疏》)。既然兩大部《華嚴經》譯者有不同的譯詞選用傾向,依之作述的注解本又會從中產生怎樣的詮釋樣貌?下文試論之。

### 三、《六十華嚴》注疏本的「深心」詮釋

#### (一) 智儼《搜玄記》

智儼《搜玄記》的注釋方式並非逐句解釋文義,而是將《華嚴經》經文劃分綱目,隨類撰注。《六十華嚴·離世間品》「十種直心」與「十種深心」這兩組法數收攝在「第三意業六十句」的「下五十辨意業作用」中:

- (4) 既得體已,須順理造修,故第二辨十「發心」;發心行成,終於法界,故第三辨十「滿心」;由正智能生後得信等根,故第四辨十「根」;既行體立,解心當理,故第五辨十「直心」;既理觀開明,契窮實際,第六辨十「深心」。<sup>29</sup>

智儼所採用固定的釋文句式「既……(,須……),故……」,前後連貫構成遞進排比,由此可推知內部成分的相互關係。「直心」是承續前一項法數「十根」。此德目的特點是「理觀開明」,而「深心」則是更進一步的「契窮實際」。由於文句極短,難以從中確知其義,僅能分辨「直心」與「深心」兩者的緊密相續關係。

不過,上述僅是針對「直心」與「深心」在同一文脈出現的情況。當「直心」或「深心」與其他語詞搭配時,《搜玄記》有不同的釋義方向。舉例而言,注釋〈十地品〉第九地的經文「〔菩薩〕隨順如是智慧,知菩提心所行難……諸根難、欲難、性難、直心難」<sup>30</sup>,智儼言:

- (5) 次復「共」者,根、欲、性、深心等,四類同故,名「共」也。<sup>31</sup>

若據《六十華嚴·十地品·第九地》的經文,《搜玄記》所謂的「四類」應作「根、欲、性、直心」,而非「根、欲、性、深心」。用語分歧的原因在於:智儼此處釋文係參考北魏菩提流支等人所譯的《〈十地經〉論》(508-511年),而「直心難」在《〈十地經〉論》的對等譯詞為「深心行稠林」<sup>32</sup>。智儼顯然看到兩譯詞

<sup>29</sup> CBETA, T35, no. 1732, p. 85b1-5.

<sup>30</sup> CBETA, T09, no. 278, p. 568a12-13.

<sup>31</sup> CBETA, T35, no. 1732, p. 72a18-19.

<sup>32</sup> 《〈十地經〉論》的經文:「是菩薩隨順如是智慧,如實知眾生心行稠林、煩惱行稠林、業行稠

的差異，但並未進一步分釋內部成分「直心」與「深心」的差別，而是直接將之代換。若再輔以智儼另一部作品《〈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第九地十一稠林義章》的陳述，可發現智儼對於構詞成分「直心」與「深心」的理解並非從中文的「直」或「深」切入，而是將「根」、「欲」、「性」、「深心」一併視為「心種種之義相」來論：

- (6) 十一稠林者，一、眾生心行稠林，二、煩惱行稠林，三、業行稠林，四、根行稠林，五、信行稠林、六、性行稠林、七、深心行稠林、八、使行稠林、九、生行稠林，十、習氣行稠林，十一、三聚差別行稠林。初一句總，餘十句別，所以初句為「心行」者。「心」是「種種」義，餘十即是心種種之義相，更無差別。<sup>33</sup>

釋義文句「『心』是『種種』義，餘十即是心種種之義相，更無差別」，依然與《〈十地經〉論》密切相關，該論文言：「是中，『心行稠林』『差別』者，心種種差別異故，如經『是菩薩如實知眾生心種種相』故。」<sup>34</sup> 值得注意的是，《〈十地經〉論》和引例(6)都逐一羅列心的十種義相，但據上引疏文(5)所示，《搜玄記》特別撮取其中的「根」、「欲」、「性」、「深心」四者作為列舉項目，似乎顯示此四者是一具代表性的固定組合。這樣的作法並非智儼所創，隋代智顛（538-597年）《〈妙法蓮華經〉文句》便有相近的陳述方式。在鳩摩羅什（344-413年）所譯的《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中，佛陀向舍利弗揭示其為眾生說法的善巧方便。首先經文的長行記：「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sup>35</sup>，而為說法。」<sup>36</sup> 偈頌復說作「知眾生諸行 深心之所念 過去所習業 欲性精進力 及諸根利鈍 以種種因緣 譬喻亦言辭 隨應方便說」<sup>37</sup>。智顛解釋其中的「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時，整合長行與偈頌的內容，言：

- (7) 「知諸眾生有種種欲」者，即是五乘根、性、欲也。過去名「根」，現在名「欲」，未來名「性」。「深心所著」者，即是「根」也。<sup>38</sup>

鳩摩羅什在《妙法蓮華經·方便品》中，經常以「深心」對譯梵語“āśaya”或

林、根行稠林、信行稠林、性行稠林、深心行稠林、使行稠林、生行稠林、習氣行稠林，如實知三聚差別行稠林。」見 CBETA, T26, no. 1522, p. 186c19-23。

<sup>33</sup> CBETA, T45, no. 1870, p. 569b3-9.

<sup>34</sup> CBETA, T26, no. 1522, p. 187a9-10.

<sup>35</sup> 據《大正藏》勘勘記，「力」下，敦煌本有一「故」字。

<sup>36</sup> CBETA, T09, no. 262, p. 7b19-21.

<sup>37</sup> CBETA, T09, no. 262, p. 9b17-20.

<sup>38</sup> CBETA, T34, no. 1718, p. 52c9-11.

“*adhyāśaya*”，表達眾生心的狀態。<sup>39</sup>《六十華嚴》也有與之相似的語詞搭配，但組合中不曾使用「深心」一詞。舉例而言，〈初發心菩薩功德品〉陳說菩薩初發心的目的，經文記「悉能分別知 五道眾生欲 種種諸業報 一切心所行 知諸根利鈍 無量無數性 一切勝境界 菩薩初發心」<sup>40</sup>。或如〈離世間品〉述菩薩「悉知眾生根 上中下不同……亦知諸欲性 種種煩惱垢 了過去心行 未來今現在 悉知眾生行 究竟到彼岸」<sup>41</sup>。雖然用詞不完全一致，但如第九地經文所示，「(直/深)心」與眾生的「根」、「欲」、「性」等語詞配套出現時，確實是從果報的角度表述有情的個性、傾向、喜好等等。

簡言之，當「直心」和「深心」在同一文脈前後出現，智儼將之視為兩個概念，二者分別具「理觀開明」和「契窮實際」等特質。另一方面，智儼參閱《〈十地經〉論》的譯文，「直心」與「深心」作為對等譯語，用以表述同一概念，《搜玄記》不加以區別兩者的語意。

## (二) 法藏《探玄記》

華嚴三祖法藏《探玄記》大體以「釋文」、「來意」、「宗趣」和「釋文」等四個類別分釋《六十華嚴》各品。由於《探玄記》不是隨文作釋，注疏雖有詞義訓解，但內容多為法藏綜理《華嚴經》全文，旁涉其他經、論所作的義理闡發。傳統訓詁常用釋義句「甲者，乙也」，而法藏的訓詞也常採釋因句「甲(者)，乙故」或者「謂甲，乙故」。<sup>42</sup>這很可能是受到《華嚴經》大量「故」字句的影響。即使法藏自釋疏文時，也同樣使用「甲(者)，乙故」句式。譬如闡釋〈入法界品〉普賢法門之殊勝，先言「雖圓融相攝——一位則一切，故一生皆得——，然亦要由直心、精進，方得速成」。其下分釋「直心」和「精進」之義：「『直心』者，心中不雜異念故，趣入猛盛故；『精進』者，稱心而作故。」<sup>43</sup> 佛典的「故」字句有表述原因、目的或結果等用途<sup>44</sup>，但法藏似乎只用以表達原因或結果。<sup>45</sup>

「直心」或「深心」在《探玄記》主要見於三個主題論述之下：一、親近善

<sup>39</sup>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深心」的對應梵語係參自程恭讓《〈法華經〉善巧方便概念及思想的文本》一文所引梵漢句例。程恭讓通常將“*aśaya*”或“*adhyāśaya*”對譯作現代中文「意向」。詳氏著，《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以善巧方便一系列概念思想為中心》卷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156、163、190。

<sup>40</sup> CBETA, T09, no. 278, p. 453b25-28.

<sup>41</sup> CBETA, T09, no. 278, p. 672b11-17.

<sup>42</sup> 釋義句和釋因句的分別，參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臺北：三民書局，2015年），頁142-145。

<sup>43</sup> CBETA, T35, no. 1733, p. 488a1-5.

<sup>44</sup> 此處雖然以「句」稱之，但漢譯分句所對應的印度語文經常不是句法單位，而是一個帶有格位標記的複合詞。關於漢譯佛經句末虛詞「故」的用法，可參王繼紅，《基於梵漢對勘的〈阿毗達磨俱舍論〉語法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171-174。

<sup>45</sup> 詳見下文徵引用例。



士，二、聞法條件，三、發菩提心。《六十華嚴》親近善士的相關經文極少採「深心」一語，幾乎皆以「(正)直心」表達，<sup>46</sup>《探玄記》自然也以此譯詞作注。「直心」的釋文都貼合《六十華嚴》經文，係以「隨順師教」的角度陳說。例如〈十地品〉第四地描寫菩薩為了救護眾生，進求上法，於是「隨順諸師，恭敬受教，如所說行。是菩薩爾時……直心、軟心，無有邪曲」<sup>47</sup>。法藏訓解：「謂『隨順』『受教』，不違師命，名曰『直心』。」<sup>48</sup>另如〈入法界品〉：「善男子！詣善知識，應正思念，發如是想。何以故？因淨直心，見善知識，隨順其教，增長善根。」<sup>49</sup>法藏釋：「因『淨』此『直心』，方堪見善知識，順教增善故也。」<sup>50</sup>在親近善士此主題中，《探玄記》依循《六十華嚴》的上下文注解，未引其他經論輔以說明。

所謂聞法條件，即：聽法者必須具足諸多功德，才得以堪受微妙大法。譬如法藏闡釋〈盧舍那佛品〉的經文，言「具七心，方堪聞法」，七心分別為：

- (8) 一、直心，離諂曲故；二、淨心，離求過等故；三、慈心，為益物故；四、悲心，為救生故；五、深心，為修行故；六、信心，受深法故；七、無厭足心，渴心無滿故。<sup>51</sup>

另外，在〈十地品〉的序分，解脫月菩薩向金剛藏菩薩請法時，陳說與會大菩薩眾成就種種功德，表明大眾已具足聽法的資格：「佛子！是大菩薩眾直心清淨，善行菩薩道……，於是法中不隨他教。」<sup>52</sup>對於「直心清淨」，《探玄記》的釋義係參考《〈十地經〉論》的論文，法藏言：

- (9) 初「直心清淨」者是總句，謂正念深法，故<sup>53</sup>云「直心」；離諸雜穢，故云「清淨」。下九句別，前五為阿含淨，後四為證淨。謂順教修行，名「阿含淨」；證理起行，名為「證淨」。又地前所行名「阿含淨」。地上所成名為「證淨」。<sup>54</sup>

<sup>46</sup> 最明顯的經例見於〈入法界品〉，如「正直心是菩薩生處，生善知識家故」(CBETA, T09, no. 278, p. 782c18-19)，或「於善知識起正直心」(CBETA, T09, no. 278, p. 706a5)等。此「正直心」在《八十華嚴》的對等譯文作「深心」(CBETA, T10, no. 279, p. 438b6-7)與「志欲」(CBETA, T10, no. 279, p. 352b22)。

<sup>47</sup> 見 CBETA, T09, no. 278, p. 554a24-28。「直心」在此表述「質直」，而從「軟心」、「隨順」的搭配來看，此心還同時亦不帶有固執己見的意涵。

<sup>48</sup> CBETA, T35, no. 1733, p. 336c15-16.

<sup>49</sup> CBETA, T09, no. 278, p. 769b15-17.

<sup>50</sup> CBETA, T35, no. 1733, p. 487a1-3.

<sup>51</sup> CBETA, T35, no. 1733, p. 157b25-29.

<sup>52</sup> CBETA, T09, no. 278, p. 543b8-12.

<sup>53</sup> 《大正藏》無「故」字，今依勘勘記《聖》本和嘉曆三年元德三年間理覺刊、大谷大學藏本(《甲》本)，補入「故」字。

<sup>54</sup> 見 CBETA, T35, no. 1733, p. 292a7-12。《〈十地經〉論》作：「『善淨深心』者是總。此『善淨深心』」

「直心清淨」一語對應《〈十地經〉論》的「善淨深心」，但論文中未有法藏所言的「正念深法」。以「正念深法」釋義「直心」，這其實改寫自梁真諦（499-569年）所譯《大乘起信論》，該論原作「直心，正念真如法故」<sup>55</sup>。此「正念真如法」在《探玄記》中又可連繫到「直心」、「深心」與「大悲心」三心與菩提心的搭配組合。<sup>56</sup>法藏在《探玄記》不同處引述《大乘起信論》，言：

(10) 菩提心有三：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深心，樂修一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救拔一切眾生苦故。<sup>57</sup>

由此看來，上引例(8)〈盧舍那佛品〉的釋文「五、深心，為修行故」，同樣也是源自《大乘起信論》的「深心，樂修一切諸善行故」。

單就《六十華嚴·十地品》的經文而言<sup>58</sup>，三心與菩提心出現於緊鄰文脈的情況只有一處，即：「諸佛子！是心以大悲為首，智慧增上，方便所護，直心、深心淳至，量同佛力……。」<sup>59</sup>《探玄記》透過「此悲『大』有九種」分釋菩提心「以大悲為首」的因由。其中第三項作：

(11) 三、淳至大。「淳」謂淳厚，「至」謂至到；慈悲增上，故曰「淳至」。「淳至」有二：一、「直心」淳至，謂向時發心，許盡眾生界作利益，其心一向無改易故；二、「深心」淳至，謂愍苦情，愍徹於後際故。云「直心、深心淳至」故。又，「直心」令證理，「深心」令集善故。《起信論》云：「直心者，正念真如法故；深心者，樂集一切諸善行故。」<sup>60</sup>

除了《大乘起信論》的「正念真如法故」和「樂修一切諸善行故」之外，《探玄記》在此透過經文「淳至」的語意，參考《〈十地經〉論》<sup>61</sup>，提出了另一組「直心」

有二種：一、阿含淨；二、證淨。」見 CBETA, T26, no. 1522, p. 129b7-9。

<sup>55</sup> CBETA, T32, no. 1666, p. 580c7.

<sup>56</sup> 法藏在《華嚴發菩提心章》也援引《大乘起信論》的三心說來闡釋菩提心法門。《華嚴發菩提心章》一開頭，首先虛設發問：「云何名為發菩提心？」其後自答：「依《起信論》，有三種心：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樂修一切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救度一切苦眾生故。依此三心，各曲開十門。」見 CBETA, T45, no. 1878, p. 651a15-18。

<sup>57</sup> CBETA, T35, no. 1733, p. 243c13-15.

<sup>58</sup> 三心與菩提心組合出現的情況，在《六十華嚴》共有兩處。除了上引文〈十地品〉之外，另見於〈入法界品〉，詳見 CBETA, T09, no. 278, p. 714a1-2。

<sup>59</sup> CBETA, T09, no. 278, p. 544c14-15.

<sup>60</sup> CBETA, T35, no. 1733, p. 302b24-c2.

<sup>61</sup> 《〈十地經〉論》：「三者、淳至大，向時許乃至盡眾生界，作利益眾生，悲心增上，如經『直心、深心淳至』故。」見 CBETA, T26, no. 1522, p. 135b11-13。

與「深心」的解讀，即：菩薩發菩提心後，「其心一向無改易故」、「正心趣向」<sup>62</sup>——這樣的「正直趣理」<sup>63</sup>之心便是「直心」；而悲憫受苦有情所發的菩提心懇切至極，達「徹於後際」的程度，因此稱之為「深心」。

相近的釋義方式在《探玄記》其他處另有一番簡別。對於〈十地品〉序分中陳述金剛藏菩薩「直心清淨故」一語，《探玄記》釋：

(12)前中，初一是起行之本<sup>64</sup>，即欲樂心，故云「趣盡地」。「盡地」即是十地滿也。徹至終位，故云「深心」；情無異願，故云「直心」。然<sup>65</sup>無二也。<sup>66</sup>

「趣盡地」在《探玄記》僅出現一次，而且並非源自《華嚴經》經文，很可能參考自另一部注解〈十地品〉的印度論書——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該論解釋「具足深心」<sup>67</sup>時，言：

(13)「具足深心」者，深樂佛乘、無上大乘、一切智乘，名為「具足深心」。……諸菩薩所有發心皆名「深心」。從一地至一地，故名為「趣心」。<sup>68</sup>

法藏取《十住毘婆沙論》「從一地至一地」之意，改易「趣心」為「趣盡地」，再由發心的角度進一步指出：深心與直心「無二也」。

<sup>62</sup> CBETA, T35, no. 1733, p. 404a29.

<sup>63</sup> CBETA, T35, no. 1733, p. 187b22.

<sup>64</sup> 「之本」二字，依《大正藏》勘勘記，《聖》本作「心」。

<sup>65</sup> 據《大正藏》勘勘記，「然」字，嘉曆三年元德三年間理覺刊、大谷大學藏本作「體」。

<sup>66</sup> CBETA, T35, no. 1733, p. 285b23-26.

<sup>67</sup> 釋印順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一書中指出：《十住毘婆沙論》相傳是龍樹所著，為《華嚴經·十地品》偈頌的廣釋。（見氏著，頁24。）另據法藏《〈華嚴經〉傳記》所載，《十住毘婆沙論》係「後秦耶舍三藏口誦其文，共羅什法師譯出。釋〈十地品〉內至第二地，餘文以耶舍不誦，遂闕解釋」（CBETA, T51, no. 2073, p. 156b21-23）。或許因為《十住毘婆沙論》是由耶舍三藏與鳩摩羅什合譯，其譯文與鳩摩羅什的《十住經》並未完全一致。譬如引例(13)的上下文，《十住毘婆沙論》的論主先設問：「已聞十地名，今云何入初地，得地相貌及修習地？」其次以偈自答：「若厚種善根 善行於諸行 善集諸資用 善供養諸佛 善知識所護 具足於深心 悲心念眾生 信解無上法 具此八法已 當自發願言……是以得初地 此地名歡喜」（CBETA, T26, no. 1521, p. 23a21-b3）。釋文「具足深心」顯然來自偈頌中的「具足於深心」。這段偈頌可以在《十住經》找到相對應的長行，即：「諸佛子！若眾生厚集善根，修諸善行，善集助道法，供養諸佛，集諸清白法，為善知識所護，入深廣心、信樂大法心，多向慈悲，好求佛智慧，如是眾生乃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CBETA, T10, no. 286, p. 500b8-12）《十住經》「入深廣心」似乎對於《十住毘婆沙論》的「具足深心」。再進一步查找回兩大部《華嚴經》，《六十華嚴》沿用《十住經》的譯法，作「入深廣心」（CBETA, T09, no. 278, p. 544c6），《八十華嚴》則拆分為「善清淨深心，立廣大志」（CBETA, T10, no. 279, p. 181a12）兩小句。

<sup>68</sup> CBETA, T26, no. 1521, p. 23c17-21.

綜合而言，法藏依《大乘起信論》的三心說，將「直心」與「深心」分釋為兩種個別的概念。另外受到《〈十地經〉論》和《十住毘婆沙論》等影響，又將「直心」與「深心」二者揉合，指「直心清淨」意為：金剛藏菩薩不僅發了「欲樂」菩提之心，而且這是「徹至終位」的發心。

#### 四、《八十華嚴》注疏本的「深心」詮釋

##### （一）慧苑《刊定記》

慧苑《刊定記》係接續法藏未竟之作，「會撮舊、新之說，再勘梵本，讎校異同」<sup>69</sup>而成。雖然《刊定記》有不少源自法藏注的解讀框架，但框架內部卻未必是相同的釋義。譬如釋《八十華嚴·十地品》序分的「善淨深心故」<sup>70</sup>（對應晉譯本「直心清淨故」），《刊定記》記述：

(14)一、「善淨深心」者，因「淨」也，深心趣菩薩地，盡清淨故；「深心」者，謂信樂至極，即是一切善法根本因故。<sup>71</sup>

依前引例(12)所示，法藏意引《十住毘婆沙論》，用「趣盡地」說明「直心清淨」，而且解說「盡地」是指「徹至終位」。慧苑選擇參考《〈十地經〉論》的論文<sup>72</sup>，以「盡清淨」訓釋「善淨」，用「信樂至極」說明「深心」。這樣的注解方式很可能是從梵語結構下手，將梵語複合詞“supariśodhitādhyāsayatā”<sup>73</sup>（「善淨深心故」）分拆出“supari”、“śodhita”和“adhyāsayatā”三成分。接頭詞“supari-”<sup>74</sup>帶有「周遍」、「完全地」之意，一同限定後面的“śodhita”「淨」和“adhyāsayatā”「深心」二者，因此解作「盡清淨」和「信樂至極」。慧苑以「信樂至極」注釋「深心」，一方面保留了《〈十地經〉論》「『深心』者，信樂等」<sup>75</sup>的釋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adhyāsayatā”一詞所具的意義——「（強烈的）意圖、意向、決心（尤指宗教上）」<sup>76</sup>。

<sup>69</sup> CBETA, X03, no. 221, p. 570a9-10.

<sup>70</sup> CBETA, T10, no. 279, p. 179b10.

<sup>71</sup> CBETA, X03, no. 221, p. 731a10-12.

<sup>72</sup> 《〈十地經〉論》：「一者、因淨，深心趣菩薩地，盡清淨故，如經『善淨深心故』。『深心』者，信樂等，復是一切善法根本故。」見 CBETA, T26, no. 1522, p. 126a19-21。

<sup>73</sup> 見 P. L. Vaidya ed., *Daśabhūmikasūtram*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7), 頁 2。

<sup>74</sup> 梵語“supari”由“su”和“pari”構成。前者有“rightly”、“very”等等意義，後者則表達“round”、“around”或“fully”等。參 Sir Monier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9), 頁 591、1219。

<sup>75</sup> CBETA, T26, no. 1522, p. 126a20.

<sup>76</sup> 在 Franklin Edgerton 編撰的《佛教混合梵語辭典》一書中，詞條“adhyāsayā”第一個義項

至於三心與菩提心結合的闡述，最初出現在〈十住品〉的釋文。慧苑先以「何以故此名『住處』者」虛設發問，接著自言「謂此菩薩大菩提心」。其次總說「大菩提心以三種心為其體」，接著再逐次分釋「直心」、「深心」和「大悲心」等三心：

(15)一、直心，二、深心，三、大悲心。雖三賢、十地同此三心以為體，然欲簡別賢上中下故，各寄一心，說為體性。而此三心，凡有其一，必具餘二，闕則非也。今此住位由是慧解，直心相顯。慧為眾行所依故，名「住處」之。……中賢位體名為「行」者，由是菩提心體中深心樂脩一切諸善行故。……上賢位體名「大願」者，由是菩提心體中大悲心救護一切苦眾生故。……十地位體名「願善決定」者，地位最勝，體具三心。菩提心中大悲為首，故舉其首，攝餘二心，但云「願」也。<sup>77</sup>

簡單而言，慧苑認為三賢和十聖皆具足三心，為了區別其差異，將三心分配至三賢位，但實際上「凡有其一，必具餘二」。《刊定記》在此釋「深心」作「樂脩一切諸善行故」，明顯源自《大乘起信論》的論述。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澄觀《華嚴經疏》所謂「然此三心，有一，必兼餘二，而三賢互有增微」，應是採納《刊定記》三心配三賢之說，再進一步加以發揮：三賢、十聖皆以菩提心而為其體。雖然三賢位的菩薩同具三心，但「互有增微」，即：「十住『直心』增」、「十行『深心』增」和「十向『大悲心』增」。<sup>78</sup>

既然《刊定記》會撮舊、新譯本，慧苑必然注意到譯詞的不同。對於〈離世間品〉的「深心」與「增上深心」，《刊定記》將之判入「明意業行」下，釋文作：

(16)五、有十種深心，晉名「直心」。今「深心」者有二義：一、於諸行殷至詣極故；二、心恒樂脩一切善行故。……第六、有十種增上深心，晉但名「深心」。今名「增上」者，行過前故也。<sup>79</sup>

慧苑只平鋪直言《六十華嚴》的譯詞為何，未加以評述。釋文提出「深心」的兩個義項，後者「心恒樂脩一切善行故」仍是參自《大乘起信論》，而「於諸行殷至詣極故」則與引例(14)的「深心」釋義相關——將「信樂至極」融入，加以改寫。

下列出三組意義，即：“commonly mental disposition; (strong) purpose, intent, determination (esp. religious); clearly understood as a more intensive near-synonym of āśaya, which is used often in substantially the same sense in BHS as already in Skt.” 見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4), 頁 17。上文係取自其中的第二組語意。

<sup>77</sup> CBETA, X03, no. 221, p. 665c11-24.

<sup>78</sup> 詳見《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6，卷 26，頁 442。

<sup>79</sup> CBETA, X03, no. 221, p. 857a4-10.

## (二) 澄觀《華嚴經疏》

澄觀《華嚴經疏》頗受法藏《探玄記》影響，但很可能受到譯文的限制，並非全盤接受其注釋。舉例而言，法藏釋「直心、深心淳至」時，一方面引《大乘起信論》的三心說，另一方面參考《〈十地經〉論》，以「謂向時發心，許盡眾生界作利益，其心一向無改易故」和「謂愍苦情，愍徹於後際故」分釋「直心淳至」和「深心淳至」。(見上引例(11)釋文)《六十華嚴》「直心、深心淳至」在《八十華嚴》的對等譯語為「最上深心所持」<sup>80</sup>。《華嚴經疏》在此不引三心說，僅援引《〈十地經〉論》的內容，訓釋「最上深心」：

(17)三、「最上」下，淳至大。「淳至」即「最上」義。謂向發大心，許盡生界無盡利益，故曰「深心」。緣此悲增，淳厚至到，故云「最上」。<sup>81</sup>

《八十華嚴》沒有「直心」一語，《華嚴經疏》將「向發大心，許盡生界無盡利益」歸屬至「深心」。至於《探玄記》內的其他注文，澄觀略而不引。事實上，由於《八十華嚴》較少採用「直心」與「深心」的搭配組合，《華嚴經疏》詮釋此概念時，引用《大乘起信論》三心說的次數便不如《探玄記》頻繁。《華嚴經疏》最常將「深心」訓釋為「深契理、事」。此釋義方向似乎與上引例(4)智儼《搜玄記》的「契窮實際」有所交集。譬如《十地品》第二地的「十種深心」，釋文指出：

(18)今初，標云「深心」者，深契理、事故。《論經》云「直心」，而下列中，總句同名「直心」，明知「深」、「直」，義一名異。《論》云：「『十種直心』者，依清淨戒。『直心』，性戒成就，隨所應作，自然行故。」謂發起淨中順理、事持是「淨戒」，「直心」則令自體淨中性戒成就。<sup>82</sup>

澄觀在此將「深心」與「直心」二語看作是一個概念，並援引《〈十地經〉論》的「性戒成就」說明「直心」係「隨所應作，自然行故」。針對此段疏文，釋正持在其研究中指出《華嚴經疏》與《大乘起信論》的分別：《大乘起信論》只具有理或事之其中一義——契理即「直心，正念真如法」，契事即「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但此處「深心」與「直心」，名異而實同，理、事雙存。<sup>83</sup>不過，從《華

<sup>80</sup> CBETA, T10, no. 279, p. 181a18.

<sup>81</sup> 見《新修華嚴經疏鈔》冊11，卷44，頁38。

<sup>82</sup> 同上書，卷45，頁300。

<sup>83</sup> 參釋正持，《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之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頁225。

嚴經疏·十地品》整體來看，「深心」最常單與「契理」相搭配。例如：「先契理離障，名為『深心』」<sup>84</sup>、「明達諸法本自清淨，離於想念，契理深心」<sup>85</sup>、「開演深理，即深心起行也」<sup>86</sup>。儘管澄觀將二譯語視為同義詞，但據〈離世間品〉的注文，澄觀其實認為譯作「深心」較為貼切：

(19)第二、「十種深心」下，六門明第二地中行。於中二：初二門明發起「淨」「十種深心」，後四門自體「淨」。今初，前門自分，直明「深心」；後門勝進，加以「增上」。今初，《晉經》及《論》皆名「直心」者，然「深心」有二義：一、於「法」殷重名「深」，即樂「修」善行；二、契理名「深」，「深」入理故。若語「直心」，但有後義，正念真如法故。今文具二：初、由契理，二、由修行。次七廣上契理，後一顯前修行。<sup>87</sup>

澄觀依據《八十華嚴·離世間品》法數「十種深心」所列各項德目（見上例(3)的經文），再融合《大乘起信論》對「深心」和「直心」二者的釋義，認為逐譯作「深心」，才能反映出「樂修善行」和「契理」兩層意思。

《華嚴經疏》對「深心」的詮釋，雖然含攝智儼《搜玄記》的「理觀開明，契窮實際」、法藏《探玄記》所引《大乘起信論》的三心說以及慧苑《刊定記》三心配三位的見解，但為了照顧《八十華嚴》的譯文，其注釋另有一番取捨與調整。顯示澄觀以先賢論述為基礎，但並未照本宣科，而是以解、行並重的角度賦予新的解讀。

## 五、結論

本文簡要對照「深心」的異譯，呈現兩大本《華嚴經》的譯詞選用傾向，進而觀察譯文之於注疏者的影響。直心、深心、大悲心與菩提心相連繫的論述，除了與《六十華嚴》「直心」和「深心」相續出現的譯文現象有關，主要根源於法藏所引用的《大乘起信論》三心說，使得其後的《華嚴》注疏都將這些概念緊密相連。此外，透過歷時性的系統考察，亦發現四注解本對於「深心」各有獨特的解讀觀點。<sup>88</sup>例如：智儼以「根、欲、性、深心」為一組合，從眾生心行的角

<sup>84</sup> 見《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14，卷 52，頁 142。

<sup>85</sup> 見上引書，冊 15，卷 55，頁 42。

<sup>86</sup> 同上書，頁 76。

<sup>87</sup> 見《新修華嚴經疏鈔》冊 17，卷 67，頁 274。

<sup>88</sup> 本文「深心」並非獨特的孤例。高明道考察唐代華嚴學者如何注釋「如來」一詞時，便發現：「〔智

度指出此「四類同」；法藏意引《十住毘婆沙論》，以「趣盡地」、「徹於後際」解釋菩薩發心之「深」；慧苑利用梵語詞意來訓釋漢譯語文；澄觀總括前賢的論述，主張〈離世間品〉第一百一十一問譯作「深心」較「直心」更為適切。換言之，儘管《華觀經疏》沿用《大乘起信論》的用語，但對澄觀而言，三心的組合似乎應為：「深心」、「增上深心」和「大悲心」。

不難發現，唐代注疏家整體上以漢文為基礎展開詮釋。若據「直心」、「深心」較常對應的梵語“āśaya”或“adhyāśaya”，印度語言未必帶有中文「深」或「直」的意涵。關於譯者將之逐譯為「直心」或「深心」的可能原因，其中涉及古譯師們對經文的詮釋以及為了妥切傳達文義而做的諸多努力，待未來有緣再論。

## 參考資料

### 一、佛教典籍

-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CBETA, T09, no. 262。
- 〔姚秦〕鳩摩羅什譯，《十住經》，CBETA, T10, no. 286。
-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09, no. 278。
-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 〔姚秦〕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CBETA, T26, no. 1521。
- 〔後魏〕菩提流支譯，《〈十地經〉論》，CBETA, T26, no. 1522。
- 〔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CBETA, T32, no. 1666。
- 〔隋〕智顛，《〈妙法蓮華經〉文句》，CBETA, T34, no. 1718。
- 〔唐〕智儼，《〈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CBETA, T35, no. 1732。
- 〔唐〕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CBETA, T45, no. 1870。
- 〔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 〔唐〕法藏，《華嚴發菩提心章》CBETA, T45, no. 1878。
- 〔唐〕法藏集，《〈華嚴經〉傳記》，CBETA, T51, no. 2073。
- 〔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CBETA, X03, no. 221。
- 〔唐〕澄觀撰，華嚴編藏會主編，《新修華嚴經疏鈔》，臺北：華嚴蓮社，2004年。
- Vaidya, P. L., ed., *Daśabhūmikāsūtram*.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7.

---

儼、法藏、慧苑、澄觀〕各家雖然參考前人著作，卻沒有一位欣然接受原有的釋義，反而一律推翻，不是引述其他經論來支撐個人不同見解，就於固有引文賦予新意，整體絕不給人一種忠實相承之感。」見氏著，〈以「如來」一詞的詮釋為例略論唐代《華嚴》注釋研究的一個課題〉（收於陳一標主編，《2012 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華嚴蓮社，2014年〕），頁90。



## 二、近人論著

- 中研院語言所，《搜詞尋字》，<http://words.sinica.edu.tw/sou/sou.html>(2019/2/8)。
- 王繼紅，《基於梵漢對勘的〈阿毗達磨俱舍論〉語法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 高明道，〈以「如來」一詞的詮釋為例略論唐代《華嚴》注釋研究的一個課題〉，收入陳一標主編，《2012 華嚴一甲子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華嚴蓮社，2014年），頁73-94。
- 高明道，〈談談翻譯與詮釋——以《華嚴》數偈為例〉，《法光》雜誌第236期，2009年，第2版。
-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c/index.html>(2019/2/7)。
- 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臺北：三民書局，2015年。
- 程恭讓，《佛典漢譯、理解與詮釋——以善巧方便一系列概念思想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 釋正持，《澄觀〈華嚴經疏·十地品〉之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
-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
- 釋自莊，《〈八十華嚴·離世間品〉菩提心觀》，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第三屆畢業論文，1994年。
- Edgerton, Frankli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 II.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2004.
- Monier-Williams, Sir Monier.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9.

